

逛庙会的孩子

韩秦 著



川西风情小说三题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阳光出版社



韩燕，本名韩作成，四川邛崃人，1940年生。自1958年起，一直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和少年儿童教育工作。1986年应聘担任四川作协文学院（巴金文学院）创作员后，专事儿童文学创作。1990年合同期满，调到邛崃市教师进修学校工作直到退休。

迄今已发表小说、童话、散文随笔数百篇，计400多万字，出版了《“旱鬼”的葬礼》《逝去的龙神》《垃圾千金传奇》《我和女儿，还有一只小狗》《迪迪尔三破魔力圈》《庄主日记》《沧桑记忆永丰场》《孤胆少女》等小说、童话和长篇随笔10余部。多次获得金芙蓉奖和四川省文学奖。

赶庙会的孩子

——川西风情小说三题

韩 蓁 著

阳光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赶庙会的孩子 : 川西风情小说三题 / 韩蓁著. —
银川 : 阳光出版社, 2014.3
ISBN 978-7-5525-1212-0

I. ①赶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
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55217号

赶庙会的孩子——川西风情小说三题

韩蓁 著

责任编辑 王薇薇
封面设计 黄政
责任印制 郭迅生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
阳光出版社

地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(750001)

网址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
网上书店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
电子信箱 yangguang@yrpubm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四川金邦印务有限公司
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0013351

开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 8

字数 220千字

版次 2014年3月第1版

印次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525-1212-0/I·419

定价 30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作者简介

韩慕，本名韩作成，四川邛崃人，1940年生。自1958年起，一直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和少年儿童教育工作。1986年应聘担任四川作协文学院（巴金文学院）创作员后，专事儿童文学创作。1990年合同期满，调到邛崃市教师进修学校工作直到退休。

迄今已发表小说、童话、散文随笔数百篇，计400多万字，出版了《“早鬼”的葬礼》《逝去的龙神》《垃圾千金传奇》《我和女儿，还有一只小狗》《迪迪尔三破魔力圈》《庄主日记》《沧桑记忆永丰场》《孤胆少女》等小说、童话和长篇随笔10余部。多次获得金芙蓉奖和四川省文学奖。

目录

赶庙会的孩子·····	1
私塾记事·····	67
乞丐圣人与垃圾千金·····	132
后记·····	245

赶庙会的孩子



—

我家在池桑镇。这是川西坝子里惯有的那种小场镇，依山傍水，山清水秀。镇上有两三百户人家，称不上繁华，可也算得热闹。尤其是这里独具特色的庙会，更是吸引着四乡八镇的农民和远远近近的香客。

听一些老人说，在过去的过去，从前的从前，这里还是一座县城，离此六十多里的县城原是个州府。不知哪朝哪代，这里出了桩“孙孙打奶奶”的案子。这忤逆不孝之子给州县人民蒙上了耻辱。于是，苍天变了脸色，雷电劈破了县城，烈火焚烧了州府。朝廷也震怒了，改州换县，把这县城降为小镇。

又有的说，在很古很古的年代，这县城里驻守着一位了不起的将军。有一年，敌人入侵攻陷城府，他战到一人一骑。敌人把他逼到河边桑林里，围得如铁桶一般。他背靠古桑，毅然自刎，然后把血淋淋的宝剑往上一抛。霎时间宝剑变成无数把寒光闪闪的利刃，把入侵的敌兵杀得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，将军这才欣慰地合上眼睛。敌将大怒，放火焚烧县城，燃烧了三天三夜。天上

突降大雨，浇灭了大火，这才救下了半条街和那座城隍庙……

人们众说纷纭，争论不休。说“孙孙打奶奶，改州换县”的人总指镇东头“苦儿池”为证；说“将军死战，敌将烧县”的人又往往以河岸上的“将军桑”作据。唉，这事儿谁能说得清？从我记事以来，关于池桑镇历史问题的争论在小百姓的口上就没有停止过。

总之，不管人们如何争论，我们池桑镇原来确实是个县城，那城隍庙和镇子周围的几大庙宇就是挺有说服力的证据。

这城隍庙给池桑镇添了不少光彩。周围百十里内，大场大镇有的是。可要讲热闹繁华、引人注目，还数我们池桑镇。尤其是我们这里的庙会。从腊月二十三日开始，这庙会就像走马灯儿似的接二连三，月月都有。先是“伴城隍”。每年除夕，镇上的男女老少，少不得要到城隍庙来，烧香啦，上供啦，祷告啦……推推撞撞，闹闹哄哄，陪伴城隍爷过年夜，几乎闹到天明。正月初二以后，就是“耍龙灯”。凡四乡八镇要为儿子耍龙神的都要到这里来。按习惯，这龙神要拜十五座庙宇，而池桑镇城隍庙则是最后一站。龙神在这里拜过之后，就在将军桑前下水顺河入海。因此，从正月初三到十五，整日整夜，满城都是灯火不熄，彩龙翻卷，锣鼓声声，烟雾沉沉……这以后，又是什么“东狱会”“童儿会”、四月“驾毛虫”、五月“闹龙舟”……

然而，更吸引人的庙会还是要数每年五月二十八的“城隍娘娘回娘家”。这是池桑镇庙会的盛期和高潮。我闹不明白，这城隍娘娘为啥偏偏要在这天回娘家，而她的娘家为啥又单单在镇东头五里以外的般若寺？我们娃娃家问这个，问那个，“打破砂锅问到底”，大人们也说不出个名堂来，总是那句话：“谁晓得，过去传下来的嘛！”总之，这“城隍娘娘回娘家”是池桑镇独有的、奇特的庙会，是其他庙会所替代不了的。

庙会前几天，镇上各家各户，差不多都来了客人。男人、女人、老人、娃儿……比过年还要热闹许多。镇西头的大坝子里搭了戏台。赶庙会的戏班来了，按规矩，要唱十二本大戏。还有那些玩杂耍的、转糖饼儿的、卖拨浪鼓的、摆画片儿的，唱西洋镜的、说评书的、演猴戏马戏的……就满街满镇都是了。

我们小娃娃那股兴奋劲更没法儿说了。那些天，大人们愁油盐柴米啦、亲戚饭食啦、庙捐戏款啦……弄得焦眉糊眼，呆呆傻傻的。哪有时间来管我们？整个镇子便成了娃娃们自由的天堂，任你上天入地，为所欲为。因此，池桑镇的娃娃们盼五月二十八，比盼大年初一还要急得多。

刚进五月，我就扳着手指算呀算呀。还有二十八天，二十七天，二十六天……还有八天，七天，六天……我越盼越着急，越等越兴奋。可是，瞧我爹的脸色，却是越来越阴沉，皱巴巴的面颊上又添了几道深沟，使得那本来就有些噉起的嘴巴显得更加厚实笨拙。每年这些天，爹大体都是这种嘴脸。直到庙会结束，脸上才会逐渐展露晴朗的光彩。

这天早晨，一阵密锣紧鼓，把我从睡梦中敲醒，我一骨碌翻下床来，趿拉着两只鞋，跑到门外。爹坐在院坝里那株老桑树下，闷着头抽烟。我忙问：“爹，这是哪儿来的锣鼓响？”

他不答话，连头也不抬。我又心急火燎地问了一句，他仍一口接一口地抽他的烟。他就是这种人，一年难得说上三句话，你要他说话有时比登天还难。拿锥子扎他三天三夜，兴许还扎不出半句话儿来。

锣鸣鼓响，人声嘈嘈。我三步两步跑出门，顶头就撞上戏迷田大叔。我忙向他打听。他一乐，冲着我喜眉笑眼，有板有眼地唱了起来：“昨夜晚来了戏班，就打驻在赵家祠里面……”

赵家祠就在我家斜对面，只有几十步远近。怪不得，赵师爷

和邱二顺昨天下午还在祠堂里指指点点，察看什么。这会儿我明白了，他们是为这戏班找下脚点的。

听大人们说，来的这个戏班叫什么“和风社”，是四乡八镇里挺有名气的。里面高手能人，生旦净末丑，样样俱全。这阵，他们正在练功夫吧！祠堂门口围了一大堆人，伸颈踮脚地正在窥望。

我朝人群里一塞，挤了进去。睁目一看，有个人随着锣鼓的节拍正在石板地坝里翻筋斗，扯天旋，滚葫芦……那阵势活像风车旋转，火轮滚动。五彩缤纷，把眼睛都缭花了。人们齐声喝采。我也傻了眼珠儿。

锣鼓声嘎的一停，那风车和火轮倏然不见。立在石板地上的是一个细眉秀目的丫头。脸蛋儿不圆不扁，鼻尖儿不高不低，嘴巴儿不大不小……嘿，一切都恰到好处，添一分儿不行，小一丝儿不配。我只觉得这人再俊俏不过了。她身穿桃红衫儿，绿丝绸裤，乌黑的鬢髻上那朵鲜鲜艳艳的石榴花，把她映衬得更加神采夺目、艳丽动人。实实在在的赛过西洋镜里和五彩画片上的美人儿。

“榴姑，再来！”

锣鼓声骤起，榴姑不见了，石板地上，又是一片一花环滚动，烈焰翻腾……

啊，榴姑！这名字真好听，也像她面孔儿一样美。

要不是田田在外面急喊紧催，说我贵贵哥来了，我说不定还要在那祠堂门口待几个时辰哩。

二

贵贵哥是我母舅的儿子。舅舅和舅妈都死了。他和婆婆相依为命。每年五月二十八前两天，婆婆准得带上他来我家住上几

日，烧点香烛纸钱，过完庙会才走。一年一度，从不早来晚走。婆婆家住几十里外的一个山乡小场上，守着一间小铺子，靠卖香烛纸钱过日子，光景似乎还不如我们。我和爹都不常去，我们两兄弟见面的机会也就很少了。一思念起来，总有些巴心巴肝、神痴入迷的。听说贵贵哥来了，我不得不扭转身，钻出人群朝家里跑。

贵贵哥独个儿瞅住老桑树出神。

这桑树，虽比不上那河边的“将军桑”古老，可也有不少年月。它枝枯了，叶黄了，根茎焦糊糊的，缠绕在一起，活像老人蓬乱的胡须。爹之所以不砍掉它，那完全是因为思念我娘的缘故。我爹三十七八才娶我娘，四十岁上才有我。听婆婆说，娘生我那个晚上，梦见院子里的那株桑树突然间枝青叶茂，结出个什么大果果。就特地给我取名叫“桑哥”。谁知道，不上两年，我娘就得病死了。这沉重的打击使得平时就寡言少话的爹就更少言语了。每日里，蹲在桑树下，呆呆愣愣的，一蹲就是半天。一日三，三日久，就成了他古怪的老习惯。

桑树老了，又遭了虫子，枯了半边。爹也舍不得砍掉。人们来我家里，总要把这半死不活的奇形怪状的树子打量几眼。镇上的人们都叫我们家“老桑家”。

贵贵哥呆痴痴地站在那里，也是在思念我娘吧。

瞅他那背影，还是那么怯懦，那么孱弱。头上戴顶瓜皮小帽，顶儿上缀了个红红的珠子。身上穿件月蓝布长衫，把他衬得更像个瘦猴。他没有发现我。我轻手轻脚地走过去，本想像往年那样，一猛头窜上去，拦腰把他搂抱起来，同他比比高矮，让他急得面红筋胀，手抓脚踢，逗我大笑几声……但我突然看见旁边有株毛狗草，就临时改变了主意。我轻轻掐下一个寸把长的“狗尾巴儿”，悄悄溜过去，人不知鬼不觉地放在他的后颈窝上。然

后，又退回来。

贵贵大概觉得有些痒痒的，伸手摸摸，抓过“狗尾巴儿”一看，突然啊呀一声惊叫，跳起来就跑。那模样，活像叫蛇咬了一口似的。

“啥呀？——贵贵哥！”我装着什么都不知道，故意大声儿问。

他又跳了两步，惊恐地嚷：“虫……毛……毛虫……”

“哪里呀？我咋不见呢？”

他站定了身子，脸煞白煞白的，嘴唇也有些发青了。瞅着地上那一寸来长的青青的“狗尾巴儿”直咧嘴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那、那……不是，……大、大青的，毛……”

我打了个哈哈。走过去，拣起那个“狗尾巴儿”说：“瞧呀！——这是虫？”

他见我走上去，又连连后退两步，生怕就碰着这“毛虫”似的。

嘿，想不到他的胆儿还没有针尖儿大。我把“狗尾巴儿”摊在手心里，笑着大声说：“什么毛毛虫呀？这是‘狗尾巴儿’！”

他还不信，胆怯地挪上半步，等到看实在了，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他定了定神，望着我，突然唉了一声，愤愤地说了句：“……是，是你……”

我有些后悔了，正找不到话儿回答，爹和婆婆就走了过来。婆婆笑着问我：“桑哥，又欺负你表哥了？”

我连忙朝婆婆扮了个鬼脸，娇声嫩气地说：“不敢哩！不敢哩！——宝宝贝贝嘛！”

“这桑哥，懂事多了。”婆婆笑得眯了眼，赞许地点点头。

贵贵哥虽然大我两岁，可他个头儿总要矮我半个脑袋，力气也小我很多。记得有一年，他和婆婆来赶庙会。爹要我叫贵贵是

哥，我硬是不干。我说，谁的个头儿高，谁就是哥哥，谁的个头儿矮小，谁就是弟弟。再不，就扳手腕吧。谁赢了，谁就是哥。再要不干，我们就比爬梯子，比游水，比爬树，比……这些，贵贵哥都不会，当然比不了我。不过，后来，我终于叫他哥了——那是爹重重有力的手掌打痛了我的屁股墩……

我心里头总不服气。每年贵贵一到，我第一码事就同他比个头儿，他当然比不过我。只要我搂上他，稍微用点儿力气，就会箍得他喘不过气儿来。不过，我每回瞅着他气喘吁吁的模样，这不服气立刻就变成了同情和怜悯。我总是红着脸，嘻嘻地笑了几声。他也咧开嘴微微一笑，算是原谅了我。

这会儿，贵贵哥又咧开嘴，对我笑了。

“好！好！你们和和气气地玩吧。”婆婆说着，替贵贵哥捋了捋长衫儿，跟着爹颤颤巍巍地忙他们的事去了。

贵贵哥每年都要给我带礼物来。他带来的礼物又精巧，又新奇。谁见了都喜欢得发疯，羡慕得要命。什么竹节做成的蛇儿呀，棕叶编的青蛙、鸟雀呀，麦草穿成的蟋蟀笼子呀……一年一个花样儿。别看他文文静静，病病恹恹的像个小姑娘，可弄起这些小玩意儿来，谁也比不过他。连我那沉默寡言，啥都不表示好歹的爹也忍不住要赞上一句：“巧！”

今年，贵贵哥给我带了啥礼物来呢？

摆在我面前的是个红红绿绿的纸盒儿，揭去盖子，里边装的是几件纸扎的衣服，小小巧巧，花花绿绿，活像戏台上的戏装。旁边，搁着几颗纸裹的头颅。瞅那些面孔，有花脸，有小生，还有小旦……

嘿呀！这是啥？

我的眼珠子快蹦出来了，出气也粗了，伸出手来抓：“这、这是……”

贵贵连忙拦着我，细声细气地说道：“是戏呢，一台戏——瞧呀，这是‘白蛇娘娘’，这是‘许仙大官人’……这是那个和尚，叫‘法海’，他最坏……”他一边说，一边小心翼翼地拿过那衣服。衣服的领口处都留着一个小的空隙，就从那里插上头颅，配上各自的帽子，就成了他说的戏中的人物了，“这儿，还有一个哩。”他拣过一个细眉嫩眼、描着淡红脸庞的头儿，戴上丝头套，穿上桃红色的戏装，说道：“这是‘青儿’……”

我瞅着“青儿”，心中忽然一动，随口说道：“不，是榴姑哩……”

“啥哟？刘……姑？”贵贵哥莫名其妙，两眼怔怔地望着我。

顿时，我脸上火辣辣的，忙支支吾吾地分辩说：“谁说榴呀姑啦？我、我是说，榴，石榴，还青哩。——你快说，这些戏人儿该怎么个玩法？”

贵贵淡淡一笑。摆弄好了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这是一台戏文——叫水、漫、金、山！噢，就是这个‘白蛇娘娘’要救这个‘许仙’，带着她——就是‘小青儿’，还有鱼兵蟹将，去大战这个秃头和尚‘法海’，这‘法海’太坏了……”

“这秃头和尚怎么个坏法？比，比我们镇上的那个赵师爷还坏吗……”不知怎么的，一提起坏人恶人，我就要想到那个秃头师爷。

贵贵搔搔后脑勺，说道：“都一样吧。”停了停，他又接着说，“这个‘法海’和尚，他活活把‘白娘娘’和‘许仙’一家拆散了，还把‘许仙’哄到金山寺，关了起来。这‘白娘娘’就把水漫进了金山寺，打败了老‘法海’，把他变成个蟹和尚……”别看贵贵哥平时不多言不多语的，可谈起戏文来，就眉飞色舞、滔滔不绝的，活像那淙淙流淌的溪流。我真羡慕他，他肚子里有啥装了那么多！

他边说边找几根竹签，折成个“7”字形，伸进戏衣的袖口，用指头轻轻一捻，那些人物的手臂就左右挥动，好像活人一样。

哎呀呀！这么妙的玩意儿！我又惊奇又兴奋，连忙接过“青儿”，贵贵拿起“法海”，我们就在老桑树下玩起来。我一边拨拉一边问：“这两个，谁的本事大？”

贵贵说：“是‘青儿’——她能变脸呢！”

“对头，该‘青儿’的本事大嘛！”

我把“青儿”凑到“法海”面前，“打死你这个老坏！打死你这个老坏……”手指一动，“青儿”那手臂呼地一扇，就把那个坏和尚的帽儿扇落了，露出个光秃秃的头顶，我和贵贵都笑出泪花儿。

我回送给贵贵哥的礼物就差天远了，仍然是老一套。一是请他吃烧玉米苞，二是送他一小捆香签——那是香客们烧香后残存下来的五寸长短的细竹签子，有红的，有蓝的，有黄的，也有绿的。这些五颜六色的香签，可以玩很多花样，如像搭房子啦、架拱拱桥啦、编蝓蝓笼啦，还可以用它来赌输赢哩。这些漂漂亮亮的香签儿是我们池桑镇娃娃们特有的财富。每年，我都要收集好几大捆，从中选些最好最好的，送给贵贵哥。我送给他一小捆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我解释说，这几天香签还不多，等五月二十八庙会正期一过，香签就更多了。到三十那天，我就可以再挑选两大捆送他。

贵贵忙摇摇头，要我不要再找了，他和婆婆二十九日早上就要回家去。我有些奇怪，他们每年来，都要住到六月初一二，今年为啥去得那么急？贵贵说家里有急事，忙着回去。他这次来，等押了“犯人”，护了城隍娘娘就走。他奶奶去年就在城隍菩萨面前许下这个愿了。

“押你的‘犯人’！”我惊问。